

尽头的回忆

吉本芭娜娜

著

马国宁

译

DEDDOENDO NO OMOIDE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尽头的回忆

吉本芭娜娜



吴月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尽头的回忆/(日)吉本芭娜娜著;周阅译.一上

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2.6

ISBN 978-7-5327-5781-7

I.①尽… II.①吉… ②周… III.①长篇小说-日

本-现代 IV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9403 号

DEDDOENDO NO OMOIDE by Banana YOSHIMOTO

Copyright © 2003 by Banana Yoshimoto

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
through ZIPANGO, S. L.

图字:09-2011-532号

尽头的回忆

[日]吉本芭娜娜/著 周阅/译

责任编辑/姚东敏 版式设计/柴昊洲 装帧设计/颜禾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84,000

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0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5781-7/I·3420

定价:22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 T: 021-65418000

目 录

幽灵之家..... 1

“妈妈——!”..... 52

一点儿也不温暖..... 108

小朋的幸福..... 126

尽头的回忆..... 142

后记..... 194

隐含作者与深层意蕴

——吉本芭娜娜《尽头的回忆》解析..... 196

幽灵之家

“那么我想吃火锅，可一个人在家吃也没意思，所以，一起吃怎么样？”

我只不过说了句：“打工的时候得到你很多关照，我就用打工的钱请客作为答谢吧。”

然后就得到了岩仓这样的回答。

受到独居男孩子邀请的时候，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但这次我想，因为是他说的话，肯定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而且他住的公寓好像也很近。

不管怎样，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率真，心无城府，我内心一点也没有激动的感觉。

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明朗与阴沉，简直就像隆冬时节云雾笼罩的天空一样半阴半晴。

这使我不由自主地迟迟不敢喜欢他。因为我完全无法感觉

到年轻恋人之间那种极为珍贵的、几欲奔跑的狂热和兴奋。

“那，我去你家做？”

我说着，淡淡地约定了日子。

我们坐在一棵大桦树下的长椅上，这是我们大学校园里唯一活着的桦树。

我没什么朋友，仅有的少数几个朋友都在拼命打工，很少来学校。这在我们这所私立的笨蛋大学是常见的情况。因此，同样总是独来独往的岩仓和我就自然而然地亲密起来。

我是在附近一个类似酒吧的地方暂时替朋友打工时认识他的。那时他也在那儿打工，当调酒师。

后来，每次在校园里碰见，我们就一起吃吃饭、聊聊天什么的。

他是镇上非常有名的一家卷筒蛋糕店的独子，据说他因为不愿继承家业正拼命节衣缩食地存钱，而他的生活实际上也确实给人这种拮据的感觉。他看起来似乎有些走投无路——如果不在大学时代好好攒钱，自己决定未来的方向，那么无论他是否情愿，等待他的就是烤一辈子卷筒蛋糕的人生。即使已经确定了未来方向的人，也有一种特别的苦恼，他的打工生活就渗

透着这种苦恼。

我说：“不是挺好的吗？卷筒蛋糕，再好不过了呀。”

我对卷筒蛋糕喜爱之极。

“也不是特别反感，不过我妈，实在是太能干了呀。性格开朗，善于待人接物，做事又勤快。”

岩仓说道。在附近的镇上，岩仓母亲的爽朗和周到确实是出了名的。经常有人说，是因为被她待客的亲切热情所打动才最终在店里买了东西。

“我……我觉得她真的是个脾气很好的人。”

“知道啊。”

光是跟他一起在街上走走就能够充分了解他的善良体贴和良好教养。比如，走过公园时，树木被风吹得沙沙摇曳，光影也在晃动。这时，他就会眯起眼睛，一副“多美啊”的神情。要是小孩子摔倒，他脸上就流露出“哎呀，摔倒了”的表情，当妈妈把孩子抱起来时，他就转为“这下好啦”的样子。这种纯真的感觉，绝对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某种宝贵品质的人才拥有的特征。

“所以啊，要是在那样的家里就这么顺其自然地度过一生，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好脾气的人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可以吗？”

“倒没什么不可以，不过我觉得，那并不是真正的善良。只要日子安稳，衣食无忧，又有闲暇，不管是谁都能优雅善良吧？同样道理，要是我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就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善良。这样一来，我心里讨厌的黑暗的东西就会滋长起来。要不就是，我会带着这种肤浅的善良走完一生。好在我是个生性善良的人，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培养这种善良，而不是黑暗的东西。”

“这就是你那么省吃俭用、努力攒钱的理由？”

“还没到那个份儿上。现在我只不过在做已经决定的和力所能及的事。不然的话就这样下去不做任何改变，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接手我家的店了。那样一来就没法再从那种生活里逃出来了。”

岩仓说道。

上那所大学，学费非常昂贵。

我呢，碰巧出生在父母都忙于工作的时期，所以就被送到了那个大学的附属幼儿园，然后就那样一路升上来了，如此而已。

我是邻镇一家还算有名的西餐店老板的女儿。要说我家的

知名度如何，旅游指南上一直都有介绍，哪家想要全家一起去外面吃顿饭，或者单身白领打算今天干脆在外面吃完再回家，但又不想豁出去来一顿法国大餐，这种时候就会来我家，就是这种感觉的餐厅吧。

因为想要继承我家从祖父母那代就一直延续至今的餐厅，我其实对于学历什么的觉得大致过得去就行，只要能学学厨艺就可以了。说是学习厨艺，但我家的菜单完全是一成不变延续下来的，所以蛋包饭啦、蔬菜肉酱沙司啦、菜肉烩饭等等的做法，我都已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，几乎只差将来考个厨师执照了。

我哥哥不愿继承家业，高中的时候就离开了家。现在，他在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，干得很起劲儿。

岩仓那种“说不清缘由但就是不想继承家业”的感觉，让我很怀念地想起了昔日的哥哥，这也许是我对岩仓感到亲近的一个原因吧。

以前我经常在夜里听哥哥的抱怨。

说好听点儿，哥哥的好奇心非常强，总是忙着社交活动，他不是那种能够每天按部就班地做事，在同一时间做同样事情的人。他总是在寻求刺激，对于引发新事物比什么都喜欢。父

母认为这样的哥哥适合继承家业，我觉得，这种想法应该是他们偏心。

“对哥哥来说经营西餐厅太难为他了，我来做吧。”

我总是这样说。

夜晚在房间里，哥哥总是苦笑着试图说服自己：不过，因为还是我的手更巧，还有，因为我的体力更强吧，或者，父母就是希望让我来继承吧。

一旦自己的位置被别人占据就会感到不安，哥哥也是这种类型的人。

如今，哥哥与家里的关系变成了：偶尔到家里来看看，只是吃顿饭就回去。看样子他还想接着玩儿，所以暂时也不打算结婚，为继承餐厅而回家之类的可能性渐渐地就完全没有了。

父母似乎反复考虑了各种情况，对于我要继承家业的想法，他们表示“你是不是勉强的呀”，“我们不能要求你像哥哥那样，所以还是先让你多经历一些事，这样不是更好吗”，就这样做了结论。看来，父母一直认为由哥哥继承家业是理所当然的，而哥哥却讨厌继承家业，这让他们很受打击。

所以，我的感觉是，为了避免让我在改变初衷的时候还得被迫继承家业，为了给我考虑的时间，慎重起见他们就先让我

上了大学。

不过，我并没有改变想法，因此一直读到大學归根到底不过是单纯的人生教育而已。

对我来说，跟劳作的父母共同生活是顺理成章的。外婆已经去世，外公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店里，一边招呼熟客一边帮忙，就像餐厅的标志一样。看着外公、外婆的位置在某个时候被父母取代，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切实和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完全无法理解讨厌这一切而离开家庭的哥哥的心情。

从小时候我就几乎认真到了极点，特别喜欢持续不断地做某件事情。书法直到现在还坚持在练，珠算也是最近心算特别拿手了才刚刚放弃的，另外，陶艺已经坚持十年了。就连跟儿时的好友三人一起去那家固定的温泉旅馆，也是八年以来从未间断的活动。

因此，对味道又美、条件又好而且经营状况也相当不错的卷筒蛋糕店，岩仓却那么拼命地拒绝，我不太理解他的想法。要是他有其他想做的事倒也另当别论，可是明明没有，我完全无法理解他究竟想要向何方发展。

他极少详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以他的说法来看，似乎纯粹是因为爱做梦而拒斥自己所处的

现实。

不过，我们都生长在长期从事服务行业的家庭，我一直觉得跟他话语相投，秉性相合。

明明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责任，但还是习惯于承担某种类似责任的东西，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同的。

吃火锅那天，我买好材料，初次造访了岩仓所住的公寓。

那栋建筑是在岩仓的爷爷拥有的土地上修建的，但已经决定要拆除了，在拆除之前，五千日元的房租就可以住下，岩仓就住了进去……我以前听说过这些，但那座建筑的糟糕程度出乎意料。

房子是木造的，破破烂烂，窗玻璃也碎裂了，外面的台阶已经损毁，走廊也处处破败不堪。

“这是什么房子呀！太可怕了，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……真够可以的。”

我这样想着，好像泄了气一样。

因为房子的状况实在是一塌糊涂，所以对于没有其他人居住在这儿的说法，直到如今目睹了现状我才终于理解。

我仿佛明白了岩仓为什么会拥有那种独特的透明的阴郁、

看似寂寥的感觉以及沉重的气质。

我重新裹好围巾，在冬日凛冽的空气中，仰头看着阴云笼罩的天空使劲咽了一口唾沫。不知怎么，总觉得进去之后就无法再保留自己的原样走出来了。

在二层角落的一个房间，岩仓开着破旧的拉门迎接我。

“这地方真够可以的。”

“是吧，不过，这房子以前是房主住的，很宽敞呢。”

他笑了笑。

的确如此。同窄小拉门给我的印象完全相反，这房子在布局上还是两室一厅呢。有客厅，里边还有十张榻榻米大小^①的日式房间。浴室和卫生间是各自独立的，天花板也很高。窗外可以看见公园，傍晚报时的音乐正在鸣响。

如果除去其他房间的黑暗和衰败，这里是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舒适、明朗的空间。

“有锅吗？”我问。

“嗯，有啊。还有便携式炉子呢。”

① 日本房间的面积常用榻榻米表示。一般来说一个榻榻米长约1.8米，宽约0.9米，面积约为1.62平方米。

“做简单的火锅吧，有鸡肉丸子、白菜和粉丝。最后放乌东面好吗？”

“太好啦！”岩仓笑了。

“其实西餐我要拿手得多。就算闭着眼睛也能做哦。”

“那是当然啦。现在想来，让你做西餐就好了。不过，我想吃火锅了呀。”

“我也觉得要是还做家里卖的那些东西太没劲了。”

我在厨房专心致志地做着火锅，蒸汽慢慢在房间里弥漫开来，岩仓在边听音乐边看书。天空愈加阴沉下来，我偶尔打开陈旧的玻璃窗换换气，冷风就嗖地一下钻进来在屋子里盘旋。

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火锅，吃得非常饱。

没有谈到爱情之类的话题，时间就这样淡淡地流过。

因为职业的关系（虽然还没正式开始），我在做饭时几乎不会剩下要洗的东西，因此饭后的收拾工作就很轻松，而且差不多都由岩仓做了。接着，我们喝着岩仓煮的咖啡，吃着他父母家拿来的卷筒蛋糕，钻进了被炉，这时我脱口说道：“不知怎么的，这房子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有一种虽然安稳，但时间凝固了的感觉。好像只有在这儿才这么安静，心情也平静。你还真能从这样的地方跑出去，干劲十足地打工啊。要是我的

话，可能会什么都不干，只想在这儿一直待下去了。”

岩仓点了点头。

“可不是吗，待在这个房间里，心里就变得过分安静，时间也停止了。而且，我总觉得好像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呢。”

“在这个楼里？其他人？”

我惊诧地问，一想到是不是有流浪汉住在这儿这一类的事，我就害怕起来。

“不，不是的。是……房东夫妇。”

“房东现在还在吗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，这不太好说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但是他们自己好像还没意识到呢。”

“欸？”

“他们两人在火盆边烤着火就打起瞌睡来，就在这个房间里，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了。房东夫妇俩。倒是已经年纪很大了。”

“就在这儿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想吓唬我，让我害怕，然后好干点儿非分的事？”

“要是那样就好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有时候我能在这屋里看见他们俩呢。”

我不知该如何作答。

“岩仓，那种东西是能看见身形的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，看不见，完全看不见。就算是单身旅行在墓地露宿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形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说看见了昵？”

“可能是因为待在家里精神一放松，发呆恍惚了吧。要不就是因为打工太累了？反正偶尔在刚睡醒的时候啦，或者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喝茶的时候啦，阴阳两界交接起来，就看见房东夫妇俩还像往常一样在过日子。”

“驱驱邪什么的，是不是要好些？”

“可是，这儿不是很快就要拆除了吗。所以，我想，在拆除之前就这样吧。”岩仓说道，“因为，我总觉得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啊。”

这正是岩仓的温和之处。就连对幽灵也这么温和。

“哦。”

我半信半疑地说。心想，说不定因为对前途的烦恼和打工的辛苦，他的脑子有点不正常吧，先好好注意观察他的言行

再说。

我们两人相对而坐，拥在被炉里，津津有味地吃着蛋糕，静静地聊着幽灵的事，这副样子就像一对老夫老妻，相比之下，这才是更为奇怪的。

回家时，他说要买东西顺路，推着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公寓门口。

“小节，为什么一个人住啊？你父母家不就在旁边的车站那儿吗？”

他说道。

繁星闪烁的夜晚，冰晶般的月亮弯弯地挂着。仿佛是从天空剪裁下来的一样，看起来莹白如玉。

“因为我妈出于兴趣开了个烹饪班，之后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就多起来了，我的房间也被占了。不过这里纯粹就是个单间的感觉。我还是经常回家去。通常是吃过饭以后回来睡觉。也经常去店里帮忙。”

“听起来真不错啊，顺水推舟的感觉。哪像我，现在完全没有着落。”

“其实跟家人的距离感还是挺让人劳神的。因为要是不注意保持距离的话，就彻底没有隐私了，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自由